

新編水經四書

赵国华 刘国建 主编

观人不似看相，重在识人用人。

观人作为「经」，或许有拔高之嫌，

但仔细审视它，

既讲究原则，又灵活多变；

既富有智慧，又饱含情感，

令人心悦诚服。

识人，从人伦亲情着眼，

渐次推进，直透心理深层；

用人，循着理性的光标，

不以好恶定夺，而惟事功为大。

要识观人的真谛，无外乎重情而入理，

狡猾而不说诈，较真而不失大度。

读本编，虽未必「如听仙乐耳暂明」，

但更有豁然贯通之感。

如若不信，请读一读。



刘国建 / 编译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新編小五經四書

赵国华 刘国建 主编

观人经

刘国建 / 编译



湖北長江出版集團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观人经/赵国华,刘国建主编.—2版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6.6
(新编小五经四书)
ISBN 7-216-01971-7

I. 观…

II. ①赵…②刘…

III. ①人才—评价—中国—古代②政治—谋略—中国—古代

IV. ①C962②D6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9822 号

· 新编小五经四书 ·

观人经

赵国华 刘国建 主编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67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

印张:14.625

字数:243 千字

插页:3

版次:2006 年 6 月第 2 版

印次:2006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

印数:27 741—33 740

定价:28.00 元

书号:ISBN 7-216-01971-7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前
言

这本《观人经》决不是传统的看相术。

既曰“观人”而不“看相”，意欲何为？其实，“观人”也观察人的相貌特征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“看相”，只是它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看相。传统意义上的看相，重在人的先天的形体特征，从形体骨骼到皮肤纹路，从容貌到声音；而且这形体、纹路、容貌、声音等先天特征决定人的后天的命运，官运的品级、为官的种类，以及贫富、穷达、婚姻、忠孝、寿岁、灾难等，都由这先天的特征所决定，任凭你孙大圣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。在传统相术者看来，所谓“命”，就是“宿命”。而这本《观人经》重在人的行为特征，从神色到气度，从心理到行为，所谓“心有所思而神有所动”，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，从而品评人材，量才授任。它是中国古代人材理论的集萃。

中国古代的人材理论能纳入到人材科学的范畴吗？好像不能。它蕴涵着科学的道理，但还不是科学。科学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之“科学”是近代社会的产物，是系统的科学方法之运用于社会与人的研究的产物。中国古代关于识人用人的理论中虽然不乏观察、归纳、调查以及资料的积累等实证科学的要素，但不是系统的、自觉的，而且不乏主观臆测的成分，所以中国古代的人材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。我们没有必要任意拔高，以显示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以及本书的价值。

但中国古代的人材理论极富智慧，极富情感；它世故，它老到，它生动，它有趣；它举一反三，它灵活多变；它既重视一般原则，又强调因时而变，因地而变，因人而变，因机而变；它史论结合，娓娓道来；它高屋建瓴，铿锵有力。识人，它从人伦亲情着眼，渐次推进，直透心理深层；用人，它循着理性光芒的照耀，以事功为大，不以个人好恶定夺。总之，它重情而入理，狡黠而不诡诈，较真而不失大度。现就这三个方面予以说明。

重情而入理。人是情感之物，再刚强再粗暴的人，也

有他细腻柔和的情感世界。所以推知为人，而直视人的情感世界，是中国古代人材理论的一个特点。人生天地间，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是天伦之亲，古代称之为“六戚”。如何对待“六戚”，就成为古圣先贤考量人的品质的一个重要尺度。试想：一个无孝于父母、无爱于妻子、无怜于兄弟的人，还谈什么忠？还谈什么友？还谈什么情？还谈什么义？所以，当齐桓公向病危中的国相管夷吾请教国事时，管夷吾力劝齐桓公驱逐那些不惜煮子为桓公、毁身为桓公、不奔父丧为桓公的人，也正是基于这种天伦之情的考虑。所谓“忠臣必由孝子出”，这句中国古代的至理名言，正是披沙拣金的经验之谈。这是重情。

所谓入理，是说情中有理，重情而不重偏激之情、疯狂之情、如痴如醉之情，而是大众之情，普天下之情。这情，便是入理之情。伯夷、叔齐谏阻武王克商不果，义不食周粟，饿死于首阳山；尾生与女子约会，女子失约，大水将至，尾生义不爽约，抱柱而死；孝子曾参不肯离父母半步，如此等等，皆属偏激之情、疯狂之情、如痴如醉之情。这情怀令人感动，却不令人羡慕，它不是中国古代鉴识人材的价值尺度。中国古代鉴识人材的价值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实用的、功利的，因而贵忠、贵能、贵智、贵谋、贵节、贵义、贵胆、贵勇、贵廉、贵信，贵一切有利于事功的品质。惟其如此，巧言令色、矫情伪饰、看风使舵、阿谀奉迎等，就为充满了理性光辉的人材观所不齿；相反，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才是中国古代鉴识人材之方法的主心骨。这是“重行”，“重行”才是最具特色的“入理”。所谓“远使之而观其忠，近使之而观其敬，烦使之而观其能，卒然问焉而观其智，急与之期而观其信，杂之以处而观其色”；所谓“通则观其所礼，贵则观其所进，富则观其所养，听则观其所行，近则观其所好，习则观其所言，穷则观其所不爱，贱则观其所不为”；所谓“喜之以验其守，乐之以验其僻，怒之以验其节，哀之以验其仁，苦之以验其志”，如此等等的观人之法，真可谓用心良苦，费尽心机。这种将观人由感性上拔（至理性）和下沉（至实践）的方法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人材理论智慧和成熟。

狡黠而不诡诈。孔子说：“凡人心险于山川，难知于天。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，人者厚貌深情。”这位睿智而世故的圣人在识人

方面也时常走眼,所以才有“险于山川”、“难知于天”的感叹,才有许多关于识人用人的警句名言。作为经验的总结,中国古代的人材理论在识人方面言行、容貌、情志均观,真假、虚实、奇正并用。诸如以言钓情、以事钓情、以物钓情、以志钓情、以视钓情、以色钓情,所谓揣情,所谓摩情,所谓于人甚喜之时极其欲,于人甚惧之时极其恶,以至于用取悦、用激励、用利益、用谄媚、用名誉、用廉洁、用成功、用信用,如此等等钓取人的心理的方法,都颇有些狡黠刁滑的味道。但不能说是诡诈。想想看,对于那些“厚貌深情”的人,对于那些紧闭自己心灵大门的人,没有“引蛇出洞”的方法,没有投放竹杆引人上爬的方法,没有诱导,没有激励,不“苦其心志”、“饿其体肤”、“空乏其身”,不置之于一定的场境之中,是难以了解其内心情怀的。这些方法或心理暗示,或实践验证,是鉴识人材的必由之路,谈不上诡诈。诈者,欺也。上述方法谈不上欺。所谓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之“观行”,不仅仅是被动地“等着看”,还在于主动出击,去发现、去验证、去品评、去举荐,于是便有了这五彩缤纷、实用而有趣的鉴识人材的方法。

较真而不失大度。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用人方面。较真,是说中国古代对人材的品评与论列繁富细腻,不厌其烦。所谓人材十二种,偏材十二种,所谓八材之美,所谓八美之材,所谓庸人、士人、君子、圣人、贤人,所谓英、俊、豪、杰,所谓英,所谓雄,所谓英雄,所谓人臣“六正”、“六邪”,以及各色人等的长短优劣,如此等等,不能一一。这便为人材的鉴识和使用提供了多角度、多层次的参考坐标。但中国古代的人材观决不追求完美,如果说追求完美的话,它追求各得其用的完美,而不追求人格的完美。深得汉高祖刘邦器重,并曾为刘邦六出奇计的陈平是“盗嫂受金”之徒,魏武帝曹操“惟才是举”、余者不问的求贤令多少有些饥不择食的嫌疑,但这些故事之所以被传为历史的佳话,正是因为刘邦和曹操具有宽广的胸怀和驾驭人材的高超技能。

不但不追求人格的完美,相反,对于具有完美人格的所谓贤人君子往往会束之高阁。管仲病重,齐桓公向管仲请教鲍叔牙是否可以接任国相,管仲说鲍叔牙清正廉洁,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为伍,看到别人的缺点一辈子忘不掉,他绝不适合为相。战国时期的苏

秦奉燕王之命出使齐国，劝说齐王归还了燕国的十座城池，燕王十分高兴。有人便向燕王谗毁苏秦，说苏秦是一个时常出卖国家、反覆无信的贼臣，燕王心不自安。苏秦便向燕王说，我的不诚信的品质正是大王的福气，假设我守信如尾生，廉洁如伯夷，孝悌如曾参，也就不可能来事奉大王您了。守信的品质是自我修炼的结果，不是进取成功的方法。苏秦的话尖锐而深刻。黄石公说：“使智，使勇，使贪，使愚。智者乐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贪者决取其利，愚者不爱其死。因其至情而用之，此军之微权也。”伊尹负责土木建设时，让膀大腰圆的人背土，让瞎子推车，让驼背的人涂抹，各得其宜，这便是黄石公所说的“因其至情而用之”。魏武帝曹操说，富于进取精神的人未必有高尚的德行，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未必有进取的精神。难道陈平算得德行高尚的人，苏秦算得上守信的人吗？然而，陈平辅佐刘邦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，苏秦使弱小的燕国自强于诸侯之林，这是用人之长的结果。曹操老辣，目光如炬，所言颇得用人之要。

不追求完美，“因其至情而用之”，这便是中国古代的主流人材观。

观人之为“经”，或许有过分拔高之嫌，特别是所选的典籍距今已上千年乃至数千年。但古典未必落后。世事如水，大浪淘沙。这些典籍历经千年沧桑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，有的还成为人们案头的常备之书，足见其顽强的生命力。时代在变，人也在变，这无须置疑；生活树常青，而理论总是灰色的，这也言之有理。然而，人的变化脱离不了人性的基础；理论灰色的命题也只有在理论来源于实践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。人的变化脱离不了人性的基础，所以才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，才有古今人类的共鸣；理论来源于实践，所以才使得理论具有了现实的生命力，使得理论反过来具有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。惟其如此，这本《观人经》或许能收到鉴古知今、启人心智之效。也正是站在古为今用的立场上，我们选编了这本名之为“经”的观人之术。识人用人是一个亘古恒新的课题，虽曰为“经”，但也未必字字珠玑，贵在读者诸君的重新体悟、吸收和创新。

本书选编以开启心智、生动有趣为原则，宿命色彩和迷信色彩浓重的不选，长篇大论、枯燥乏味的不选。选编范围涉及经、史、子、

集,版本择善而从。选编者承诺:所选篇目虽不能达到“如听仙乐耳暂明”的境界,但读之常有豁然贯通之感。不信,请您试试!

本书编译过程中,付翔、张睿、安然、王雨、吉民、方泥、亚伟、亚杰、董明诸君或查找资料,或抄录书稿,或校对书稿,在此谨表谢忱。

目 录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|----|
| 一 品目 | 1 | 接识有方 | 16 |
| 庸人、士人、君子、贤人、圣人 | 2 | 似是而非 | 18 |
| 英、俊、豪、杰 | 3 | 观诚 | 20 |
| 人材十二种 | 4 | 听气 | 21 |
| 偏材十二种 | 5 | 察色 | 22 |
| 八材之美与八美之材 | 8 | 考志 | 22 |
| 英、雄、英雄 | 10 | 测隐 | 23 |
| | | 揆德 | 24 |
| 二 知人 | 13 | 管子不举鲍叔牙 | 25 |
| 知人二难 | 14 | 自知之胜 | 26 |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魏惠王失商鞅 | 27 |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| 52 |
| 知音 | 27 | 五行与气质 | 53 |
| 列子拒粟 | 28 | 容色与眼神 | 54 |
| 利害相伴 | 29 | 九征 | 55 |
| | | 中庸 | 56 |
| 三 警任 | 33 | 诸葛亮察色 | 57 |
| 料才能，治世之要 | 34 | 轻率的眼神 | 57 |
| 管子举贤 | 34 | 举止不伦，必为乱首 | 58 |
| 智勇贪愚皆可用 | 35 | 御妻观夫 | 59 |
| 盗嫂受金 | 36 | 气度豪迈 | 59 |
| 士不必贤也，要之知道 | 37 | 君子三色 | 60 |
| 帝者、王者、霸者、亡国者 | 38 | 悲凉的磬声 | 61 |
| 归与死 | 39 | 巧言令色 | 62 |
| 铅刀与宝刀 | 40 | 以容取人 | 65 |
| 凤凰与鸚雀 | 41 | 以言取人 | 66 |
| 因资假物 | 41 | 孔子四弟子 | 66 |
| 欲观其亡，必由其下 | 42 | 钟鼓传扬 | 67 |
| 积狐成裘 | 44 | | |
| 求人与治事 | 45 | 五 八观 | 69 |
| 贼与相 | 46 | 何谓八观 | 70 |
| 管子之困 | 47 | 夺教 | 70 |
| 小恶与大美 | 48 | 感变 | 72 |
| 平淡有序，各得其用 | 49 | 至质 | 73 |
| | | 所由 | 74 |
| 四 九征 | 51 | 爱敬 | 75 |
| 性从中发 | 52 | 情机 | 76 |

|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短长 | 78 | 傅嘏避难 | 108 |
| 聪明 | 79 | 唐太宗论人 | 109 |
| 曹公十胜 | 80 | 人中七害 | 111 |
| 人之常情 | 82 | | |
| 拒赏与受赏 | 84 | 七分观 | 113 |
| 乐而不乐,其乱将作 | 84 | 视瞻 | 114 |
| 君贤臣直 | 85 | 言语 | 115 |
| 蒯通与韩信 | 86 | 容止 | 118 |
| 不见故交 | 90 | 颜色 | 121 |
| 不欺死父 | 90 | 声音 | 122 |
| 弃财之长与重财之短 | 91 | 好尚 | 124 |
| | | 行迹 | 125 |
| 六 七 謬 | 95 | 文字 | 126 |
| 何谓七謬 | 96 | 书画 | 128 |
| 偏颇之謬 | 96 | 食息 | 129 |
| 爱恶之惑 | 97 | 父母 | 130 |
| 小大之误 | 98 | 兄弟 | 131 |
| 早晚之疑 | 99 | 妻子 | 132 |
| 同体之嫌 | 100 | 朋友 | 133 |
| 申压之诡 | 101 | | |
| 两极之失 | 102 | 八 君 德 | 135 |
| 人材七似 | 104 | 王霸之别 | 136 |
| 人情九偏 | 104 | 汉家诸帝 | 137 |
| 虞丘子让贤 | 106 | 曹操 刘备 孙权 | 139 |
| 不避亲仇 | 106 | 晋朝诸帝 | 140 |
| 喜忧之别 | 107 | 隋文帝 | 142 |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用贤 | 143 | 察顏观色 | 170 |
| 示贤 | 144 | 游说之难 | 170 |
| 爱民 | 146 | 臣子难言 | 171 |
| 宽民 | 147 | 以物钓情 | 173 |
| 息兵 | 147 | 以言钓情 | 174 |
| 塞听 | 148 | 以事钓情 | 175 |
| 易哉为君 | 149 | 以志钓情 | 175 |
| 尊贤 | 150 | 以视钓情 | 176 |
| 居安思危 | 150 | 以色钓情 | 177 |
| | | 以贤钓情 | 177 |
| 九 臣行 | 153 | 量权 | 178 |
| 人臣六正 | 154 | 揣情 | 178 |
| 人臣六邪 | 154 | 摩情 | 179 |
| 直谏与阿谀 | 155 | 亲疏不同 | 181 |
| 受辱不羞 | 157 | 内外有别 | 182 |
| 鄙寄卖交 | 158 | 尹铎之爱 | 183 |
| 安仁 利仁 强仁 | 159 | | |
| 酷将白起 | 160 | 十一 忠信 | 185 |
| 仁将乐毅 | 161 | 信与义 | 186 |
| 商鞅之失 | 163 | 不信之福 | 187 |
| 处变不惊的谢安 | 164 | 与仇贼讲信 | 189 |
| 君辱与臣辱 | 165 | 如此孝信 | 191 |
| 忠臣事君 | 166 | 盗亦有道 | 191 |
| 忠臣之行 | 167 | 是非毁誉,标准难立 | 192 |
| | | 陈轸张仪忠奸之辨 | 195 |
| 十 钓情 | 169 | 谋反之忠 | 196 |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桀狗吠尧 | 198 | 十三 释争 | 211 |
| 望人者不至,恃人者不久 | 199 | 争让之别 | 212 |
| | | 好胜之人 | 213 |
| 十二 时宜 | 201 | 两贤相遇,谦者胜 | 214 |
| 异形 | 202 | 君子求胜之法 | 215 |
| 异势 | 204 | 不可较真 | 217 |
| 异情 | 205 | 斗有三忘 | 220 |
| 情与形、势之异 | 207 | 勇有四别 | 221 |
| 武王克纣王 | 208 | | |
| 时合 | 209 | | |

觀

尺

經

一品目



人格平等，而材分高低。人分多少类？材分多少等？所谓士人、君子、贤人、圣人，所谓英、俊、豪、杰，所谓英，所谓雄，所谓英雄，所谓谋士与术士，伎俩与器能，儒家与法家，三教九流，蔚为壮观，不一而足。何以分优劣？何以论高低？各有什么稻粱之谋？看了“品目”，自然明白。

庸人、士人、君子、贤人、圣人

【原文】

夫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莫不劳聪明于品材，获安逸于任使。故孔子曰：“人有五仪：有庸人，有士人，有君子，有圣，有贤。审此五者，则治道毕矣。”

所谓庸人者，心不存慎终之规，口不吐训格之言。不择贤以托身，不力行以自定，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，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。此庸人也。

所谓士人者，心有所定，计有所守。虽不能尽道术之本，必有率也；虽不能遍百善之美，必有处也。是故智不务多，务审其所知；言不务多，务审其所谓；行不务多，务审其所由。智既知之，行既由之，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。富贵不足以益，贫贱不足以损，此则士人也。

所谓君子者，言必忠信而心不忌，仁义在身而色不伐，思虑通明而辞不专，笃行信道，自强不息，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。此君子也。

所谓贤者，德不逾闲，行中规绳，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，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。富则天下无菟财，施则天下不病贫。此则贤者也。

所为圣者，德合天地，变通无方，究万事之终始，协庶品之自然。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，明并日月，化行若神，下民不知其德，睹者不识其邻。此圣者也。

——《长经·品目》

【译文】

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，王位的稳定和延续，莫不决定于对人材的鉴识和正确使用。所以孔子说：“人可分为五类：庸人、士人、君子、圣人和贤人。能详察这五种人并妥当加以使用的，就算完全掌握了治国安邦的方法了。”

所谓庸人是指：胸无大志，不求终身之名声，谈吐中缺乏有教养的语言，既不能选择贤明之主赖以托身，又不能以自己的努力安身立命，目光短浅，不识大局，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随波逐流，毫无主见。这样的人就是庸人。

所谓士人是指：胸有目标，行有计划，虽然不能穷尽道术的本义，但也能言有所据；虽不能遍行百善之美，但总有可称道的善行美德。智慧并不追求多多益善，务在精通；言语并不追求多多益善，务在抓住要领；做事也不必贪多，贵在明了做事的方法和途径。道理既明，行而有方，这样就如同

性命与形体的关系一样不可动摇。身处富贵不觉得增加了什么,身处贫贱也不觉得损失了什么。这样的人就是士人。

所谓君子是指:出言忠诚守信,不避忌讳,仁义在身而无夸耀之色,思路清晰,通情达理,语言谦和,行动扎实信守原则,自强不息,好像超过他们并非难事,但终究不可企及。这样的人就是君子。

所谓贤人是指:德性不越法度,行为合乎规范,语言足以令天下的效法而不招人诋毁,道德足用来教化百姓而不伤及自身。引导天下致富而不囤积财货,恩施天下使百姓不为贫困忧虑。这样的人就是贤人。

所谓圣人是指:德合天地之性,变通无穷,洞悉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,协和万物顺应自然。奉行符合道德方法,使万民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性情和才能,圣明的统治可与日月同辉,教化的推行若有神助,百姓身在其中而感知不到他的道德,即便感同身受,也看不到它浩渺的疆界。这样的人就是圣人。

英、俊、豪、杰

【原文】

《钜经》曰:“德足以怀远,信足以一异,识足以鉴古,才足冠世,此则人之英也。法足以成教,行足以修义,仁足以得众,明足以照下,此则人之俊也。身足以为仪表,智足以决嫌疑,操足以厉贪鄙,信足怀殊俗,此则人之豪也。守节而无挠,处义而不怒,见嫌不苟免,见利不苟得,此则人之杰也。”

——《长短经·品目》

【译文】

《钜经》说:“德性足以感召远方的百姓,诚信足以统一持不同见解的人,学识足以明鉴历史的经验,才能足以雄冠当世,这样的人可以称为人中之英;制定的法律足以成就教化之功,行为足以修养节义,仁爱足以博得众人,英明睿智足以洞悉下情,这样的人可称为人中之俊;立身足以成为大众的仪表,智慧足以决断嫌疑,操行足以警诫贪婪鄙薄的人,诚信足以感召异邦之人,这样的人可称为人中之豪;坚守节操而不屈服,恒守大义而不愤怒,被人嫌弃而不苟且求免,见到利益而不无原则地夺取,这样的人可称为人

中之杰。”

人材十二种

【原文】

盖人流之业，十有二焉。有清节家，有法家，有术家，有国体，有器能，有臧否，有伎俩，有智意，有文章，有儒学，有口辨，有雄杰。

若夫德行高妙，容止可法，是为清节之家，延陵、晏婴是也。建法立制，强国富人，是谓法家，管仲、商鞅是也。思通道化，策谋奇妙，是为术家，范蠡、张良是也。兼有三材，三材皆备，其德足以厉风俗，其法足正天下，其术足以谋庙胜，是为国体，伊尹、吕望是也。兼有三材，三材皆微，其德足率一国，其法足以正乡邑，其术足以权事宜，是谓器能，子产、西门豹是也。兼有三材之别，各有一流。清节之流，不能弘恕，好尚讥诃，分别是非，是为臧否，子夏之徒是也。法家之流，不能创思远图，而能受一官之任，错意施巧，是为伎俩，张敞、赵广汉是也。术家之流，不能创制垂则，而能遭变用权，权智有余，公正不足，是谓智意，陈平、韩安国是也。凡此八业，皆以三材为本。故虽波流分别，皆为轻事之材也。能属文著述，是为文章，司马迁、班固是也。能传圣人之业，而不能干事施政，是谓儒学，毛公、贯公是也。辩不入道，而应对资给，是为口辨，乐毅、曹丘生是也。胆力绝众，材略过人，是谓骁雄，白起、韩信是也。凡此十二材，皆人臣之任也，主德不预焉。

——《人物志·流业》

【译文】

人材按专业可划分为十二个类别：有清节家，有法家，有术家，有国体，有器能，有臧否，有伎俩，有智意，有文章，有儒学，有口辨，有雄杰。

像那种德行高尚，容貌举止值得人们去效法的人，就称为清节家，延陵、晏婴就属此类。善于建立法制，使国家强盛、百姓富裕的人，就称为法家，管仲、商鞅就属此类。通晓道化万物的道理，善于策划奇谋妙计的人，就称为术家，范蠡、张良就属此类。还有些人，一身兼有德、法、术三种材质，或者三种材质已完全具备，他们的道德感召力足以整饬和劝勉社会风